



苗栗淨覺院一景

在台灣我第一個認識的比丘尼，便是智道法師（一九二七～二〇一六）。智道法師，苗栗縣客家人。據聞七歲時，就能登壇說法，頗有鳩摩羅什的風範。會普通話、福建話、客家話、日本話，很有語言天才。

我初到台灣舉目無親時，有人建議我到中壢圓光寺，去投靠慈航法師。我到達圓光寺時，第一位跟我見面講話的就是智道法師，問我吃飯沒？從哪裡來？來做什麼？我談起過去在大陸曾經編過《怒濤月刊》，他非常興奮說：「我看過這本雜誌，從雜誌裡可以看得出，你們對佛教的熱忱和希望等等。」

話才說完，他立刻轉身，要人弄飯菜給我吃。接著，就進到另外一個房間。我想他應該是去找妙果老和尚，替我說好話，希望妙果老和尚留我在圓光寺吧。不久，妙果老和尚微笑的從房間出來，非常慈祥的向我說道：「台灣佛學院是我創辦的，明天慈航法師會來此舉行畢業典禮，典禮後，學生們會隨慈航法師到新竹去，你就留在圓光寺吧！」這真是天降良音，在我沒有地方去的時候，讓我留下來，真是求之不得啊！但想跟隨慈航法師的因緣，就這樣化為烏有了。

為了感念妙果老和尚接受我的留單，住在中壢圓光寺的日子裡，我擔當了所有勞力的工作，如掃地，打掃淨房，每天打六百桶的井水，供應寺裡八十人使用，以及上街買菜、儲糧、收租等等。

智道法師是妙果老和尚的徒孫，也是侍者，性格非常豪爽、率直，完全像

男眾，大陸來的法師和妙果長老語言不通，都是智道法師從中傳達訊息，對在台的大陸出家人幫助很大。又如：慈航法師、律航法師、自立法師、唯慈法師、廣慈法師等，也非常受到關照，所以受他照顧的不只我一人。

後來傳聞大陸廣播，說派了五百個僧眾到台灣做間諜，國民黨在中壢地區，逮捕包含我在內一、二十位從大陸來的僧眾。在監獄期間，都是智道法師每天挑著飯食，來供應我們二十幾人飲食。我報戶口能夠成功，也是得力他幫我介紹當時任「警民協會」會長的吳鴻麟先生，才完成我報戶口的程序。

因此，外省籍的僧眾能順利地在台灣安身立命，都是靠著這些有緣人，為我們擔當，為我們開路，為我們說許多的好話，才能夠在「二二八事件」剛結束的不久，讓我們和本省人士能夠融和，獲得本省人的信賴，我想智道法師的功勞很大。

一九五一年，我在新竹青草湖的「台灣佛教講習會」擔任教務主任，智道法師也以學生的身分來讀書。他是學生，也是善知識，我對他非常尊重。我在中壢圓光寺掛單期間，在客家的平鎮、楊梅、中壢、竹東等地區，可以說非常受當時信徒的歡迎。我在想，應該都是他不斷地在本省人的前面，替我說過不少的好話。

離開中壢圓光寺後，對智道法師護持我們外省青年人的恩情，一直非常感念，難以忘記。佛光山開山後，曾經邀請他上山來。我記得他很直率的對我說：「佛光山沒有地理，前面高屏溪的水都往外流了呀！」我說：「那很好啊！水是法財，水往外流，表示佛法往外流，這是『法水長流』啊！」

後來聽說他在苗栗自己創建了一個道場「淨覺院」，並辦了佛教學院，也廣收徒眾。因為大家忙著自己的弘法事務，數十年來，很少來往，現在寫到這裡，想到他對我種種的助緣，除了感謝以外，謹致以祝福。